



引言



在北京城南的大兴区，有一座占地面积超过 8 平方公里的公园——南海子公园。公园里杨柳成荫，风光如画，七孔桥宛如玉带相连，九台环碧，水光潋滟，登上最高处的晾鹰台、观圃台，可以一览公园全景。这个公园现在已经成为南城地区最大的“绿肺”，也是北京市最大的湿地公园。而公园之所以得名“南海子公园”，则是因为它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家苑囿“南海子”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。

历史上的南海子大致位于北京南中轴线永定门外二十里，范围北起今大红门，南至今团河农场、南大红门一线，西到今西红门、海子角一线，东达今亦庄、鹿圈一线，总面积约 216 平方公里，远远大于占地 3.52 平方公里的圆明三园（圆明、长春、绮春三园）。^①

南海子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湿地，这一带曾经是淀泊棋布，水草丰美，鸢飞鱼跃，鹿雉出没。从辽、金时期成为君主的“捺钵”（契丹语，辽代国君行营）围猎之地，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的“下马飞放泊”，

^① 朱志刚：《北京考古史》（清代卷上），13 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。



南海子公园的圣石桥





南海子公园南门牌楼

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的“南海子”，再到清朝强调“国语骑射”，继续将南海子作为重要的行围、校阅之地，并改称“南苑”，备受历代帝王重视，元、明、清三代更作为皇家苑林而镶嵌在京师之南。特别是清朝康熙中期修建畅春园以前，南苑是清廷唯一能够利用的近郊御园，是清朝园林理政和二元政治治理模式的起点，在清中前期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正如戴逸先生所言，南苑不仅是避暑、休养、打猎、练兵的处所，更是清朝前期的一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。

晚清以后，国力衰退，战乱频仍，南苑作为皇家苑囿的历史使命终结。但是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南苑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清朝在此地建设南苑机场。民国之后，南苑继续沿袭其传统军事功能，成为北洋军阀驻兵重地。

南海子的出现，本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南下建立政权的产物。南海子经历的五个王朝，有四个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。南海子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，从辽金的捺钵、元代的“飞放”、明代狩猎到清代的行围，南海子的历史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，又体现出游



南海子与北京城的关系 康熙皇輿全圖—直隸全圖（局部）

牧、渔猎、农耕多种文化形态的碰撞与融合。正如戴逸先生所说：“南海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息息相关，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的结晶。”

南海子的发展历史也伴随着北京都城的发展历程，是构成北京古都风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更是今天北京文化建设中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。今天，随着大兴区开发建设步伐越来越快，南海子也得到部分恢复重建，不仅修复了山林湖泊，也修复了很多文化景观。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南海子，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，重新走入现代人的视野之中。







辽金
之地
『捺钵』
第一章



第一节 “南海子”自然地理条件

历史上北京城南的地貌与今天有很大差别，特别是南海子一带当年更是郁郁葱葱，水草丰美。这主要是得益于北京的母亲河——永定河的滋润。

永定河，原名浑河、无定河，是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条支流，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，流经今山西、内蒙古、河北、北京和天津等省区市。作为北京的母亲河，永定河曾经是一条摇摆不定、四处泛滥的河流。永定河自上游而来，河水被束于两山之间，危害尚浅。当河水冲出山谷后，开始漫流于看丹、草桥、马家堡一线至南海子、大兴之间，所形成的河道被称为“漂水故道”。特别是自卢沟桥以下频繁地分流、改道，携带大量泥沙，堆积形成冲积扇，北京即位于永定河冲积扇之上。

大约在隋唐时期，永定河摆动到现在的大兴区一带，逐渐形成了北京城以南的一个冲积扇，正好是现在南海子湿地所处的位置。总体

上看，辽金以前，永定河流域森林茂密，河流含沙量较小，绿水清波，有“清泉河”的美誉。部分径流渗入地下，构成了表层地下水，也即“潜水”。潜水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溢出，形成了南海子附近成群的湖泊。“南海子”这片湖泊湿地一直寂寞地存在着，直到辽代建立后，开始进入皇家的视野。

第二节 辽代“捺钵”

916年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，定国号为“契丹”，年号神册。辽太宗会同十年（947）改国号为“辽”。辽代是由东北地区白山黑水间以畜牧渔猎为生的契丹族建立的朝代。辽代仿照中原王朝设立都城，共建有上京临潢府（今赤峰市林东镇）、东京辽阳府（今辽宁省辽阳市）、南京析津府（今北京市）、中京大定府（今内蒙古宁城县）、西京大同府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五个都城。但是，辽代实际的政治中心并不在都城，而在捺钵之地。

所谓“捺钵”，是契丹语的译音，又作纳拔、纳钵等，意思是皇帝的行营。辽代皇帝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惯，并不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居处无常，随着季节、气候和水草的变化，秋冬避寒，春夏避暑，四时迁徙，进行“春水”“夏凉”“秋山”“坐冬”等活动，故称“四时捺钵”。具体而言，春季“捺钵”主要目的是“钓鱼捕鹅”。夏季“捺钵”除了避暑、游猎之外，主要任务是与随行官员商议国事。秋季“捺钵”主要在山林之中围猎。冬季“捺钵”的重点，除了商议国事及通过围猎训练军队外，还要在“捺钵”地举行仪式，接待北宋、西夏等国的使节。皇帝“捺钵”之时，契丹官员及重要的汉人官员都要从行。“四时捺钵”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正如学者傅乐焕所说，



“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，有辽一代之大法，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，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”。

辽代早期，“四时捺钵”在以上京为中心的区域举行。辽圣宗时期，为便于筹备对宋朝的战事，从统和五年（987）到统和二十年（1002），辽代君主常驻南京水草丰美的城南地区，即今天北京通州南部的延芳淀，以放鹰捕杀天鹅、野鸭、大雁。辽圣宗在位50年，有史料明确记载进行过“春捺钵”的年份多达46年，游幸之地约有47处。其中在南京举行的“春捺钵”有19次，包括延芳淀8次，华林、天柱2次，潞县西1次，潞河1次，台湖3次，沉子泺1次，西括折山1次，南甸1次，曲水泺1次，时间多在春正月和二月。为服务于辽代皇帝的捺钵活动，延芳淀之西还修建了长春宫，作为“春捺钵”的主要休憩地，并且从史料记载“幸延芳淀”等字句可知，辽圣宗在延芳淀进行“春捺钵”除了射猎之外，还带有游幸休闲意味。因此，延芳淀成为辽统治者“春捺钵”的重要地点。而辽代延芳淀的范围，北至今北京通州区张家湾、台湖一带，西至马驹桥，西南至今北京大兴区采育，南至今北京通州区南界，其西部就是南海子。



辽代壁画，场景描绘的是春“捺钵”时的场景

第三节 金代“春水”

1125年，辽为女真族建立的金所灭。女真族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，“善骑射，喜耕种，好渔猎。”（《大金国志·初兴风土》）

辽代国都政治功能较弱，金朝迁都燕京后，改变了辽代以来移动政治中心的形式，国都的政治功能得到强化，形成了固定政治中心与移动政治中心相结合的形式。而南海子的地理环境可以同时容纳农耕、游牧、渔猎三种文明形态，所以对金政权同样具有吸引力，大臣梁襄上书劝谏帝王不要巡幸金莲川时建议，“往年辽国之君，春水秋山，冬夏捺钵，旧人犹喜谈之，以为真得快乐之趣，陛下效之耳”（《金史·梁襄传》）。

金人习惯把一年的狩猎活动分为“春水”和“秋山”两个系列，其中“春水”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春夏之季在水沼之地放鹰鹞捕猎天鹅。在迁都燕京之前，金朝的“春水捺钵”之地应该在鸭绿江。

从金世宗起，“春水、秋山捺钵”正式进入制度化、规模化阶段。金朝“春水之地”均围绕中都燕京展开。从大定三年（1163）至大定二十八年（1188），金世宗“春水”、“秋山”活动共计有13次。今天的南海子区域，在当时的金中都城南，是一个重要的春水地。史料记载，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正月，皇帝举行“春水”，二月还都。大定二十八年正月再次举行春水，二月还都。这两次春水活动之地距离中都城都不远，应当正在南海子区域。

金章宗时期是“春水”活动的一个兴盛期，也是中都城南“春水”地的重要发展阶段。他巡幸南海子最为频繁，承安元年（1196）二月幸都南行宫春水，承安三年（1198）正月将都南行宫命名为“建春宫”。

据统计,金章宗从明昌元年(1190)至泰和八年(1208),共计17次巡幸,其中7次在建春宫。金末文坛盟主、著名学者赵秉文多次扈从金主举行春水、秋山活动。他写有《春水行》一诗,描绘了春天射猎野鹅的场面。诗文称:“光春宫外春水生,驾鹅飞下寒犹轻。绿衣探使一鞭信,春风写入鸣鞘声。龙旂晓日迎天仗,小队长围圆月样。忽闻叠鼓一声飞,轻纹触破桃花浪。内家最爱海东青,锦鞬掣臂翻青冥。晴空一击雪花堕,连延十里风毛腥。初得头鹅夸得隼,一骑星驰荐陵寝。欢声沸入万年觞,琼毛散上千官鬓。不才无力答阳春,羞作长杨待从臣。闲与老农歌帝力,欢呼一曲太平人。”在这场“春水”中,海东青捕猎野鹅,翻飞碧空之中,与之搏斗,野鹅的羽毛纷纷落下,恰似漫天飞雪,血腥味随风传播,远远就能闻到。猎取头鹅后,还专门派飞骑送去,用于祭奠陵寝,然后君臣举行宴会,尽情欢乐。当然,金代“捺钵”不完全是“寓乐于



春水 元代玉佩



山水之中”，也有政治目的，比如通过渔猎活动练兵习武，皇帝借机考察官吏、体察民情等。

至于建春宫位居何处，史料没有明确记载。不过《金史·章宗纪》提供了一点相关资料：“二月乙丑，如建春宫春水……庚辰，上谕点检司曰：‘自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，朕常所经行，官为和买其地，令百姓耕之，仍免其租税。’”也就是说，二月乙丑，金章宗驾幸建春宫举行春水。两天后，皇帝对点检司官员说：从蒲河到长河、细河以东，我经常经过，不免骚扰当地农民。可以让官府和买其地，令百姓耕种，免其租税。从以上记载中，可知金章宗赴中都城南“春水”，经过“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”。据著名水利专家姚汉源考证：蒲河，即古菖蒲河（自积水潭至金水桥流向城东南）；长河，即古高粱河南支下游段；细河，即今凉水河水系河流。上述三条古河流，最终汇入南海子以东



的古“延芳淀”里。既然金章宗赴建春宫要经过这三条河，说明建春宫应建在这一方位上。

另据《金史·章宗纪》记载：“明昌四年（1193年），二月戊戌朔，如春水……癸丑，猎于姚村淀。癸亥，至自春水。”这里所言及的“姚村淀”就是位于南海子东墙外的姚村，与前面所记载的金章宗赴建春宫春水的方向位置基本吻合。也就是说，建春宫应建在离姚村淀不太远的地方。

此外，根据《元史·石抹明安传》记载：“乙亥（金贞祐三年）春正月，取通州……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。”这表明，元军在攻打金中都前，已于金贞祐三年（1215）攻入通州，并占领了距通州不远的建春宫。此后历史上便再也看不到关于建春宫的文字记载，据信，建春宫已于当年被元军焚毁。



